

## 第一章 未來皇帝跪床前

入冬不久，下了一場大雪，京都一片銀裝素裹，只是雪地上到處是斑駁血痕，就像是一件染血的白色戰袍。

苾棠捧著紫銅蓮花紋的小手爐，靜靜地坐在窗前，她凝神聽著院子裏的動靜，只聽到樹枝上的積雪簌簌地掉落，除此之外，天地一片死寂。

這是一間極為奢華的寢殿，紫檀木的千工床上掛著浣花錦的床帳，大紅緋絲的被子繡著嬌豔的海棠。

苾棠所坐的紫檀木大圈椅裏放著漳絨的軟枕，她的身子卻坐得筆直，纖細的腰肢並沒有舒服地倚在那軟枕上。

門口兩個穿赭石色襖裙的嬪嬪對視了一眼，她倆奉命看守苾棠已經大半個月了，她從最初的憤怒、吵鬧變得沉默安靜。此刻她坐在菱花窗下，垂著眸子，也不知道究竟在想些什麼，纖長的睫毛在瑩白柔嫩的臉上打下一小片扇形的陰影。

雖說絕世美人無論怎樣坐都是一幅賞心悅目的畫，可她這樣不說、不動，枯坐了兩個時辰，還是有些嚇人。

其中一個嬪嬪試探著上前，「姑娘，那手爐已經不熱了，老奴給您加塊炭吧？」苾棠抬眸淡淡地看了她一眼，她說過多少次，她們應該叫自己世子夫人，可這兩個嬪嬪是鐵了心喚她姑娘，她沒再計較這個稱呼，沉默地把手爐遞過去，加塊炭也好，即使這屋裏燒著熱呼呼的地龍，她仍然覺得冷，冷得她的心一陣陣緊縮。這個京郊的皇家別苑裏一片寧靜，可她知道京都裏已經天翻地覆，這兩個看守她的嬪嬪表面鎮定自若，半夜裏她不能入眠的時候，卻能聽見她們忐忑不安的低聲議論。

肅王蕭昱琛帶著鐵騎殺回了京都，蕭昱霖的皇位才坐幾天，眼看就要保不住了。聽說蕭昱琛派人血洗了蕭昱霖登基前住的成王府，那噴灑的熱血讓地上的積雪都化開了，而蕭昱琛本人則殺向皇宮，直奔蕭昱霖而去。

這兩個嬪嬪擔心他會血洗這個皇家別苑，到時候她們也會死無葬身之地，只盼著新帝能儘快剿滅肅王，好結束這膽顫心驚的日子。

剿滅肅王？苾棠嫣紅的唇角勾起一絲嘲諷的弧度，論武藝才學、論心機謀略、論人心所向，蕭昱霖沒有一樣能比得過蕭昱琛，蕭昱琛可是帶著那批隨他浴血沙場的鐵騎回來的，蕭昱霖要如何剿滅他？

院子裏突然傳來急切的腳步聲，苾棠心頭一跳，蕭昱霖來了！

這個時候他不在皇宮裏，跑到這皇家別苑來做什麼，難道他打贏了？

房門被猛地推開，兩個嬪嬪齊齊跪下，「陛下。」

蕭昱霖擺擺手，讓嬪嬪退了回去，他回身把房門關好，大步走到苾棠身邊。

高大的身影將她完全籠罩，苾棠聞到一絲血腥氣，偏頭一看，只見蕭昱霖沒有穿龍袍，白色的袍角上沾了不少鮮血，那刺目的紅白對比，讓她不由得想到京都戰況該是如何慘烈。

她緩緩地抬起頭，蕭昱霖面色陰沉，薄唇繃成一條直線，眸中帶著血紅，看這個樣子，他是敗了？

蕭昱霖冷哼一聲，大手捏住她的下巴，陰鷲的目光在她身上掃了一圈，最後停在她的小臉上，「妳高興什麼？就算我要去地獄，妳也得陪在我身邊。」

他的話讓苾棠的身子輕輕抖了一下，她的聲音也帶著一絲顫抖，「陛下不忙嗎，怎麼來這裏了？」

她被他關在這裏大半個月，他也只來過兩次，每次都是急匆匆坐一會兒就離開了，顯然是事態緊急，沒時間在她這裏多做停留。

蕭昱霖俯身，俊臉離她的小臉不過寸許，苾棠想要退後些，可下巴被他死死地捏住，他修長的手指像是鐵鉗一般捏得她生疼。

那俊臉上浮起一絲詭異的神情，唇角扯了一下，柔聲道：「以後都不忙了，我只陪著棠棠，好不好？」

「陛下。」苾棠小心翼翼地拉了一下他的袖口，蕭昱霖的手指鬆開了，她白皙小巧的下巴上留下兩個清晰的指痕，「我是延平侯世子夫人，請您送我回去吧，我離家多日，夫君和婆母會擔心的。」

蕭昱霖的臉沉了下來，「不許妳喚別的男人夫君！那個窩囊廢有什麼好的，妳知不知道為什麼妳好好的在家裏睡覺，一醒來就在這別苑？」

「為、為什麼？」苾棠早有猜測，只是她一直不敢相信。

蕭昱霖的薄唇勾起一絲惡劣的笑意，「因為是那個窩囊廢主動把妳送過來的，我只不過稍稍提了一句，他就在妳的晚膳裏下藥，連夜把妳送過來。」

儘管早就料到是這樣，苾棠的心還是一陣抽痛。

蕭昱霖眯起了眼睛，盯著她更白了幾分的臉，手指輕輕在她臉上撫摸，「妳在因為那個窩囊廢難過？」

他的聲音很柔，手指力道也很輕，苾棠卻覺得如同一條小蛇在自己的臉上爬，身上寒毛直豎，她偏了偏頭，想要躲開他的手指。

蕭昱霖終於沒了耐性，一把將她抱起來，苾棠大驚，剛要掙扎，他已經大步走到床邊，將她重重地扔到那雕刻著繁複花紋的千工床上。

「唔……」她被摔得眼冒金星，勉強支撐著坐起來，卻見蕭昱霖隨手扯掉了身上染血的外袍，靴子都沒顧得上脫，就撲了過來。

剛剛坐起身的苾棠又倒在床上，他整個人覆在她身上，高大的身軀沉重異常，壓得她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
苾棠憤怒地睜大眼睛，用力掙扎，「陛下請自重，我已經嫁人了！」

「嫁人？」蕭昱霖冷哼一聲，「那又怎樣，反正妳從來沒有圓房，尚是完璧之身。」

「你——」苾棠大吃一驚，這是她的祕密，連婆母都不知道，他又是如何得知的？

「妳以為我會讓他碰妳嗎？」蕭昱霖的目光落在她嫣紅的唇瓣上，他舔了舔唇角，

「棠棠，幾年前我雖然沒有辦法娶妳，可是我不會讓任何男人碰妳的，現在，那個窩囊廢寫了休書，妳已經是自由身，從此以後，妳就是我的妻子，今天就是咱們的洞房花燭夜。」

他也許沒有明天了，可在那之前，他要先得到心心念念了這麼多年的女子，同她一起共赴黃泉，做永生永世的夫妻。

「休書？」苾棠喃喃地重複著這兩個字，沒想到，成親幾年最後卻落得被休的結局。

「不許妳再想他！」蕭昱霖被她眼中的痛色激怒，「現在我才是妳的夫君！」他低下頭，想要親吻她。

苾棠拚命反抗，她的頭躲閃著，髮髻散亂開，指甲在他的俊臉上撓出了一道血痕。感覺到臉上的刺痛，蕭昱霖動作一頓，手指在臉上一抹，看看指尖的紅色，朝著苾棠微微一笑。

他笑得實在詭異，苾棠心頭一縮，有種十分不妙的預感。果然下一刻，蕭昱霖就抓住了她的衣襟用力一扯，「刺啦」一聲，苾棠的外衣中衣被他一起扯開，露出繡著精緻白梅的藕粉色褻衣。

「啊！」苾棠驚叫一聲，雙臂護在自己胸前，「陛下、陛下求求你，就算你要我做妻子，也該三媒六聘、明媒正娶才是，這樣苟合於禮不合，您讓我日後如何見人？」只要他肯放自己出去，一定會有辦法的。

蕭昱霖的眼底猩紅一片，死死地盯著她嬌美的玲瓏身子，聲音無比嘶啞，「棠棠，沒有日後，今天咱們就要做夫妻！」

說著，他重新吻了下來，苾棠的頭一偏，一個炙熱的吻落在她的耳側。

蕭昱霖抓住了她的手腕，舉過頭頂，輕而易舉地將她的雙手牢牢地摠在床上，另一隻手抓住了她的裙子。

就在這時，院子裏突然響起了腳步聲，蕭昱霖愣了一下，俊臉頓時扭曲猙獰，眼睛中閃過一抹瘋狂，他探手從靴子裏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，歎道：「棠棠，陪我一起走，咱們到了下面再繼續。」

那匕首抵在苾棠的心口，在她驚恐絕望的目光中，緩緩地刺進了她的胸膛。

痛到發白的唇瓣張開，她想喊，卻喊不出來。

蕭昱霖猛地把匕首拔了出來，鮮血濺了他滿臉，他伸出舌尖舔了舔，滿足地歎息道：「棠棠的血如此甜美，和妳的人一樣。」說完，他毫不猶豫的將匕首刺進自己心口，身子一軟，伏在了苾棠的身上。

「砰」的一聲，房門被踢開，苾棠艱難地扭頭看去，在一片漸漸朦朧的景色中，她看見一個身著玄色軟甲的高大身影，恍惚間聽見了他的怒吼。

苾棠的唇瓣張張合合，在失去意識前，無聲地念出了他的名字，「蕭……昱琛……」

心口一陣陣疼痛，身上好似火燒，她痛苦地皺起了眉頭。

一隻香馥柔軟的手摸了摸她的脖子，那人歎了一口氣，「還是這麼燙。」

隨即有浸濕的棉巾子搭在她的額頭上，帶來一陣令人舒適的清涼，苾棠輕輕哼了一聲。

「咦，棠棠？棠棠要醒了嗎？」那個溫柔的聲音在呼喚她，好像是最疼愛自己的姨母。

難道姨母也死了？是不是蕭昱霖在趕來殺自己之前，先把姨母給殺了？

苾棠想要伸手去拉姨母，手指卻怎麼也動不了，她心中大急，拚盡全身的力氣，奮力睜開了眼睛。

眼前的女子三十幾歲，雪膚花貌，恍若仙子，一身正黃色對襟宮裝，頭上是流光溢彩的九尾鳳冠，正是她的姨母，大齊朝的皇后娘娘。

「棠棠醒了！」沈皇后驚喜地看著睜開眼睛的苾棠，「哎喲我的小祖宗，總算是醒了，妳可把姨母嚇死了。」

苾棠呆呆地看著沈皇后，突然「哇」的一聲哭了起來，晶瑩的眼淚爭先恐後地從那雙漂亮的眼睛裏湧了出來，在她燒得有些發紅的小臉上蜿蜒而下。

沈皇后頓時慌了，一把將她摟在懷裏，「怎麼了，我的棠棠怎麼了，是哪裏難受了？」

她沒有兒女，只把這個嬌嬌軟軟的外甥女當成親生女兒，小娃娃自幼有一半的時間是養在自己身前的，平時寶貝得跟眼珠子一樣，誰碰一下都不行，這次竟然莫名其妙地發熱昏迷了兩天，好不容易醒過來了，又哭得這麼傷心，也不知道到底是受了什麼委屈。

姨母的懷抱和記憶中一樣溫暖，帶著熟悉的香氣，別人都說皇后娘娘容貌傾城，卻冷傲孤高，可她對自己卻是百般疼愛，本是高高在上的一國之母，如今卻和自己一起死於非命。

苾棠心痛如絞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抽噎著問道：「姨母，妳也死了嗎？殺妳的是蕭昱霖還是蕭昱琛？」

「什麼？」沈皇后愣住了。

苾棠哭得更厲害了，「嗚嗚，肯定是蕭昱霖吧，他知道自己必死無疑，先是殺了姨母，又和我同歸於盡，該死的蕭昱霖，嗚嗚……」他殺了自己還可以解釋，做什麼要殺死姨母呢？

沈皇后臉色發白，厲聲吩咐道：「快去請太醫過來，棠棠怕是燒糊塗了！」

看著張嬪嬪應聲而去的背影，苾棠愣了一下，張嬪嬪也死了？想來也是，蕭昱霖肯定是血洗坤寧宮了吧，他既殺了姨母，又怎麼會留下姨母身邊的心腹呢？

「姨母，我想您了……」不管怎樣，她和姨母終歸是相聚了，哪怕是到了地府，有姨母在身邊，她也安心多了。

苾棠心中稍定，擦了把眼淚，恍惚間卻見地上跪著一個男子，一身玄色衣袍，面容冷峻，俊眉修目，赫然正是蕭昱琛。

他上身挺得筆直，即使跪在那裏，也絲毫不損那沉穩的氣度，此刻他薄唇輕抿，正眯著眼睛盯著她，似乎要從她那滿是淚痕的小臉上看出什麼來。

苾棠驚訝地睜大眼睛，那黑白分明的眸子不敢相信地看著蕭昱琛，「你、你竟然也死了？蕭昱霖死了，你不是應該做了皇帝嗎，誰又把你殺了不成？」她頭痛欲裂，抬手揉了揉眉心，「怎麼可能，你那麼厲害，誰能殺得了你？」

「棠棠！」聽她開始胡言亂語地說蕭昱琛做皇帝，沈皇后輕喝一聲，隨即又心疼地把她的小手握住，「妳到底作了什麼樣的噩夢，怎麼全是殺呀死的，放心，誰也沒死，妳好好的，我也好好的。」她冷冷地瞥了一眼地上跪著的蕭昱琛，哼了

一聲，「老三也好好的。」

苾棠的腦子裏嗡嗡亂成一團，終於意識到情況有些不對，姨母的手是暖的！難道自己沒死？這怎麼可能，她清晰地感覺到那冰冷的匕首刺進了胸膛，扎在自己的心口，她疼得不行，只怕就算是大羅神仙也救不了她的命，她怎麼會沒死呢？苾棠茫然地看了看沈皇后，又看了看蕭昱琛，突然發現蕭昱琛好像變年輕了些，不像是二十五、六，看起來也就二十歲，她驚訝地眨眨眼睛，又仔細地看了看沈皇后，依舊是仙姿玉貌，不過確實比她上次見到時要年輕一些。

她抬頭看看四周，拔步床上掛著淡綠色軟煙羅床帳，窗下的軟榻上擺著櫻草色的大迎枕，繡著白色的玉蘭花，再往外是一道光華閃爍的水晶簾子，這是她嫁人前，在坤寧宮住的地方。

殿中侍立著的幾個宮女都是她熟悉的，只是看起來都小了五、六歲，苾棠心中產生了一個極其荒謬的念頭，她慢慢抬起了自己的左手，如果沒有錯的話，她左手尾指上應該有一道傷疤，那是她十六歲出嫁之時，被妹妹白芳桐刺傷的。沒有疤……她的小指細白得像是剛剛剝開的嫩筍，柔嫩瑩膩，任她翻來覆去，也看不到什麼傷疤。

「姨母，我、我多大了？」苾棠既不安又期待，白皙的手指緊張地絞在一起。沈皇后愣了片刻，噗哧一笑，「棠棠真是糊塗了不成，明年棠棠就及笄了。」

「我真沒死？」苾棠的心中掀起了驚濤駭浪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她沒有死，反而回到了從前？

沈皇后在她的手上拍了一下，「不許再說死，妳發熱了兩天昏迷不醒，可把姨母嚇死了！」

姨母不許她說死，自己倒說起來了，若是平常，她肯定笑著倒在姨母懷裏撒嬌，此刻卻顧不上了。

「那，我還沒嫁人？」她今年十四歲，應該還待字閨中才是。

「棠棠想嫁人了？」沈皇后皺眉道：「至少等到及笄之後吧？」

「姨母！」苾棠激動地大叫一聲，栽進沈皇后的懷裏，眼淚又湧了出來。太好了，上天垂憐，她竟然回到了十四歲這年，不僅沒有死，還沒有嫁進侯府，一切都來得及！

沈皇后見她又哭了，心疼地拍著她的後背，「好好好，棠棠想嫁就嫁，明天姨母就讓延平侯府準備，別哭了，小祖宗，妳想下個月成親都行。」

「喀喀」兩聲，蕭昱琛修長有力的大手緊握成拳，額角青筋跳起，黑漆漆的眸子中閃過一絲凌厲的殺氣。

「不嫁不嫁！」這一世，她只要好好地守著母親和姨母就行，再也不要嫁到別人家去，「我誰也不嫁！」她用力搖搖頭，淚珠飛起，甩到了床邊跪著的蕭昱琛手背上。

蕭昱琛垂眸，盯著那顆晶瑩的淚珠看了片刻，大手緩緩地鬆開了。

「好好，不嫁就不嫁。」沈皇后心疼地抱著苾棠。

她的寶貝今天也不知道是怎麼了，哭得這麼傷心，不會是老三說了什麼話，把她

嚇得作噩夢了吧？

想到這裏，沈皇后又瞪了一眼蕭昱琛，皇上有四個皇子，其他幾個都一團和氣，唯獨這個自小就冷酷，又是她的死對頭德妃生的，她看見他就來氣。

這次外甥女突然發熱昏迷，她查來查去沒找到原因，倒是聽說棠棠在湖邊和他說了幾句話，回來就不舒服了，她懷疑是蕭昱琛說了什麼把外甥女給嚇到了，這才懲罰他每天下了早朝來坤寧宮棠棠的床前跪上一個時辰。

蕊棠伏在姨母香香軟軟的懷裏，痛痛快地哭了一場，把那被匕首刺進心口的恐懼、被夫君送人，甚至休棄的委屈都哭了出來。感受著姨母的手安撫地拍著自己的背，她慢慢停止了哭泣，抬起頭，粲然一笑，「姨母，真好，我還活著呢。」沈皇后用帕子把她眼角的淚擦乾，「傻丫頭，活著呢，棠棠作了噩夢而已，別怕，咱們都好好的呢。」

蕊棠笑著從沈皇后懷裏抬起頭來，她剛剛哭過，眼角染成了桃紅色，平白帶上了一絲嬌媚，偏偏那雙眼睛還是黑白分明，被淚水洗過更顯清澈無辜。她滿心歡喜，拉著沈皇后的手剛想開口，眼角餘光卻瞥見跪在她床前的蕭昱琛，嚇了一跳，這才想起屋裏還有這位肅王殿下，這可是未來的皇帝啊，怎麼會跪在自己床前？蕊棠小心地看了一眼蕭昱琛，不期然正好和他黑沉沉的目光撞在一起，當下心頭一跳，又縮回了沈皇后的懷裏，低聲問道：「姨母，肅王殿下為什麼……在我屋裏？」

沈皇后冷哼一聲，「棠棠和他在湖邊說了幾句話，回來就發熱昏迷，他到底說了什麼，把妳嚇成這樣？」

蕊棠茫然地眨了眨眼睛，對她來說，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，她記得前世自己確實生過一次病，而蕭昱琛也和這次一樣在她床前跪了好幾天，可她不記得蕭昱琛跟自己說了什麼，應該只是平常的寒暄罷了，畢竟她一點印象都沒有。

姨母只是心疼自己而遷怒了他吧？蕊棠真想再哭一鼻子，他可是未來的一國之君啊，還殘酷地血洗了成王府，這下她可把這位大人物給得罪狠了。

「姨母。」蕊棠拉了拉沈皇后的袖子，低聲道：「我們只是閒話幾句家常，他沒有嚇唬我，姨母快讓肅王殿下起來吧。」

他可是金尊玉貴的皇子，自己不過是個三品侍郎家的姑娘，可不敢讓他跪在自己床前，也只有姨母這個不把眾皇子看在眼裏的皇后能做得出來。

沈皇后淡淡地看了一眼蕭昱琛，「你走吧，以後離棠棠遠些。」

別說他性子冷酷，光是因為死對頭德妃，她也不放心讓他靠近自己的棠棠。

蕭昱琛站了起來，高大挺拔的身軀遮住了菱花窗透過來的陽光，「兒臣告退。」他深深地看了一眼蕊棠，轉身離去了。

宮女將水晶簾子挑開，正巧外面三位公主前來探望蕊棠，大公主蕭玉嫻和二公主蕭玉彤挽著手臂，親熱地低聲說著什麼。

三公主蕭玉靈聽說蕊棠醒了，正興沖沖地往裏走，三人迎面遇到正要離開的蕭昱琛，忙齊齊站好，喚道：「三哥。」

蕭昱琛點點頭，只「嗯」了一聲，並未說話。

一直出了坤寧宮走出老遠，他才停下腳步，回身望著苾棠所住的坤寧宮偏殿，目光幽深晦澀。

蕭玉靈看冷面三哥走了，吐了吐舌頭，快步進了偏殿，喊道：「棠棠，棠棠妳醒了嗎？」

苾棠眼睛一亮，「阿靈！」

她自幼有一半的時間住在坤寧宮，同三位公主可以說是一起長大，其中和蕭玉靈的關係最為親密，不過前世蕭玉靈和親之後，她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面，說起來她還真想她。

水晶簾子被碰得「嘩啦啦」直響，蕭玉靈衝了進來，她和苾棠同齡，今年十四歲，圓圓的小臉上嵌著一雙圓溜溜的眼睛，看起來十分可愛，她大步衝到床邊，猛然發現沈皇后也在，連忙剎住腳步，規規矩矩地行了個萬福禮，「兒臣給母后請安，母后萬福金安。」

「起來吧。」

建元帝有四個兒子，三個女兒，因為苾棠的關係，沈皇后對這個三公主最為和善，見苾棠面露驚喜之色，知道她們小姊妹要在一起說會兒悄悄話，站起身剛要走，眼見著蕭玉嫻和蕭玉彤隨後也進來了，沈皇后又補充了一句，「棠棠剛醒，身子還弱，妳們不要待得太久。」

三位公主一起行禮，恭謹地答道：「母后放心，兒臣知道了。」

沈皇后出了殿門，蕭玉靈就像解除了定身術一樣，一下子撲到床前，「棠棠，妳到底是什麼病啊，我想來看妳母后都不讓進，聽說妳昏迷了兩天，是不是很嚴重啊？」她焦急地打量著苾棠，想要拉她的手，又頓住了，生怕不小心將她碰壞了的樣子。

「沒事，就是發熱而已，興許是外面太熱，這屋裏又太涼，一冷一熱就染了風寒，已經好了，不用擔心。」苾棠拉住她的手，打量著多年不見的好友，她還是那樣活潑生動，鮮活地站在自己面前。

想到前世蕭玉靈奉旨和親，離開京都時心如死灰的樣子，苾棠心中一陣抽痛，今世她提前知道了一些事情，要是可以，她希望能夠幫助好友避免和親的命運。

蕭玉靈四處看看，「今年好怪，都這個時候了還熱得厲害，妳這殿裏才擺了四個冰釜，我那裏可是擺了八個，還覺得熱呢。」

苾棠笑道：「本來我這殿裏也是八個的，可能姨母見我病了，才撤了一半吧。」

她倒是真沒覺得熱，反而很舒服，一想到前世最後的時光，大雪的京都、冰冷的匕首，她就渾身發冷，這樣熱烘烘的，讓她有一種莫名的安全感。

兩人說著話，蕭玉嫻和蕭玉彤卻打量著殿裏的陳設，蕭玉嫻臉上掛著溫和的笑，手裏的帕子卻捏得緊緊的，明明她才是地位尊貴的大公主，可每次來這裏，她都有一種錯覺，似乎苾棠才是真正的公主。

蕭玉彤盯著那掛晶瑩剔透、光華閃耀的水晶簾子，眼裏都快冒出火來了，這簾子是西榮送來的貢品，當時她一看就喜歡上了，開口向父皇討要，可皇后卻說要掛到坤寧宮來，就算心知肚明皇后這是要給苾棠的，父皇還是笑吟吟地允了。

妖后！蕭玉彤心底暗罵一句。皇后仗著她那傾國傾城的美貌，從來不把其他妃嬪和皇子、公主們看在眼裏，偏偏父皇喜歡她，任她在這後宮裏作威作福。

蕭玉嫻的目光在蕭玉彤臉上轉了一圈，笑道：「這簾子和二妹妹宮裏的那個，好像一模一樣呢。」

「哪裏一樣？」蕭玉彤沒好氣地說：「我那個哪能和這個比，這可是西榮貢品，大齊只有這麼一個。」她那個不過是國內匠人做的，遠沒有這個漂亮，是父皇不忍心叫她失望，從庫房裏挑出來給她的。

蕭玉嫻低聲道：「說起來，咱們這些皇子公主還比不上三品侍郎家的女兒，真真是好笑。」

蕭玉彤看向正和蕭玉靈說話的蕊棠，那漂亮的小臉和沈皇后有五分相像，說是親生的母女也不為過，不過沈皇后更加冷豔，帶著久居上位的高傲，蕊棠則更加嬌柔。

蕭玉彤氣哼哼地撇了撇嘴，要是哪天沈皇后倒了，權傾朝野的沈首輔也倒了，蕊棠沒了姨母和舅舅保護，看她怎麼折辱這個該死的侍郎之女，到時候一定把她那魅惑男人的小臉劃個稀巴爛！

蕊棠早就看見蕭玉嫻和蕭玉彤了，不過她和這兩個人向來不是很親密，只淡淡地招呼了一句，「大公主、二公主。」

蕭玉嫻、蕭玉彤過來寒暄了幾句，問了問她的病情。

蕭玉彤道：「母后特意囑咐了我們不要擾了白姑娘的清靜，既然白姑娘身子還沒有大好，我們就不打擾了。」

蕭玉嫻、蕭玉彤告辭而去，蕭玉靈卻捨不得走，蕊棠也不想讓她走，「阿靈再陪我說說話。」

蕭玉靈用手背探了探她的額頭，「好像不是很燙了，棠棠，妳快點好起來呀，過幾天就是秋狩了，我還想和妳一起騎馬呢。」

秋狩？蕊棠想起來了，前世她身子還沒好利索，不過還是去了，結果在這次秋狩她出了很大的醜，一度成了京都貴女們的笑柄，要不是姨母壓著，延平侯府差點都退婚了。

## 第二章 秋狩上的危機

蕊棠在坤寧宮養了幾日，身體大好。

這幾天她一直在想前世的事情，如果蕭昱琛和前世一樣成了最後的贏家，那姨母現在對他如此輕慢，將來就算當上了太后，日子也不會好過，她覺得還是勸一勸姨母，讓她和蕭昱琛、德妃娘娘改善一下關係比較好。

「德妃？」沈皇后堅定地搖了搖頭，「棠棠，我和德妃之間的恩怨是不可能化解的，再說，妳不過是作了個噩夢罷了，做不得準的，別想那件事了，不管將來誰繼位，我都是太后。」

四個皇子都不是她生的，而且生母都健在，將來她這太后肯定比不上聖母皇太后，不過，她並不在乎這些，也不打算和四個皇子親近，別說他們都已經大了，就算還是小孩子，對她這嫡母也不可能親近得起來，他們的生母也不放心她去接近自

己的兒子。

「姨母，不是噩夢。」苾棠低聲說：「我不知道該怎麼說，那真的不是夢，是真真切切發生過的事，那是我的前世。」

「胡言亂語！」沈皇后輕斥一聲，摸了摸她的額頭，「也沒發熱啊。棠棠，妳這話要是讓別人聽到了，非要被當作妖孽不可，不許再胡說了。」

「姨母——」苾棠扯住沈皇后的袖子搖一搖，「我說的是真的，蕭昱霖只做了幾天皇帝，蕭昱琛就殺回來了，蕭昱霖死了，將來肯定是蕭昱琛登基，姨母，您相信我吧。」

沈皇后責備地看了她一眼，可不管她平時多麼冷傲，也不可能對這個自幼捧在手心裏的寶貝擺出冷臉，歎了口氣，「棠棠，既然妳說那些事都是真實發生的，那妳說說，接下來這些天會有什麼事發生？」

苾棠眼睛一亮，對呀，只要她說出接下來還沒有發生的事，不就可以證明自己沒有胡說了嗎？過幾天是秋狩，前世在這次秋狩上她出了醜，不，這個不行，她既然都預知了，絕不允許自己再次出醜，得說個別的。

「對了，過些天的秋狩，肅王會獵到了一隻罕見的白虎！」她想起來了，在自己出醜後的第二天，蕭昱琛獵到了一隻通體雪白的老虎，這白虎世人從未見過，頓時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，連她出醜的事都沒人關注了，她當時還頗為感激這頭白虎的出現呢。

沈皇后看她一副言之鑿鑿的樣子，將信將疑，「好，如果這次秋狩老三果然獵到白虎，我就相信妳說的，不過，在此之前，棠棠不許再提起此事。」要是被有心人抓住作些文章，非要把她歸為妖孽，恐怕自己都未必能保得住她。

「嗯，我知道。」苾棠小腦袋靠在沈皇后的胳膊上，「我只跟姨母一個人說。」

秋狩是在浮翠山舉行，建元帝和沈皇后以及四位皇子、三位公主都去了，宮裏留下德妃娘娘主事，朝堂上的事暫由沈皇后的胞兄，內閣首輔沈諾岱主持，當天的摺子都快馬送到浮翠山行宮。

浩浩蕩蕩的一隊人上路不久，蕭玉靈就擠到苾棠的馬車裏來了。

「棠棠，怎麼沒有看見妳的表哥、表姊？」

「舅舅不去浮翠山，表哥表姊也就不去了。」苾棠好奇地看看蕭玉靈，「妳什麼時候這麼關心我表哥表姊了？」阿靈和表哥表姊也沒見過幾次，舅舅雖然是首輔，但表姊和京都貴女的交際並不多。

蕭玉靈哼了一聲，偏過頭看著車窗外，「誰關心他……們啦，他們不在更好，就沒人和我搶棠棠了。」她圓圓的眼睛轉了轉，猛地扭過身用手肘頂了頂苾棠，「哎，棠棠，妳和那個韓世子，你們私底下是怎麼相處的？」

韓世子？苾棠心中酸澀，說起來前世韓從瑾被蕭昱霖威脅不許和自己圓房，也算是自己連累了他，可他後來把自己送到皇家別苑，並且寫了休書，卻讓她心裏十分難受。

「妳臉色怎麼這麼難看？」蕭玉靈盯著苾棠，疑惑地皺起眉頭，「難道妳不喜歡他？不會吧，韓世子生得那麼俊俏，妳怎麼會不喜歡，還是說，他欺負妳了？」

「沒有，別瞎說。」苾棠在她肩頭輕輕捶了一下，「我們兩個見面不多，就算是見了也是有父母在一旁的，說不上私下相處。」

蕭玉靈根本不信，「不會吧，比方說妳就沒有送他出府，在花園裏，你們兩個趁著沒人，嗯……卿卿我我一番？」

「妳不會又看了什麼奇怪的話本子吧？」苾棠有些無語，「妳想想，我最多送他到二門，身後還跟著丫鬟，園子裏還有別的丫鬟婆子，怎麼會趁著沒人做什麼？」

「你們可真無趣，人家沒訂親的還要花前月下呢，你們這定了親的反倒循規蹈矩，一點兒意思都沒有！」蕭玉靈不滿地嘟起了嘴。

無趣嗎？苾棠不知道別的夫妻是怎麼相處的，但她的父母平時也是這樣守禮，「妳那都是從話本子上看來的，未必就是真的，將來妳定了親就知道了。」

蕭玉靈的圓臉上泛起一抹緋紅，難得地扭捏了起來，「我要是定了親，肯定像話本子上寫的那樣，甜甜蜜蜜的。」

苾棠看著她一副少女嬌羞的神態，不知怎麼又想起前世她隨著和親儀仗離開京都時，雙目空洞心如死灰的樣子，心頭一陣刺痛，握住她的手，堅定地點點頭，「阿靈肯定能甜甜蜜蜜的！」

大隊人馬抵達浮翠山行宮的時候，已經是申末時分，苾棠站在小院外的樹蔭下，看著宮女們把自己的行李都搬進屋子，把屋子裏重新布置。蕭玉靈本來想和她住在一起，可三個公主的院子挨在一起，沈皇后不放心她離自己太遠，安排她住在自己旁邊的院子。

遠遠的，有一個身穿寶藍色圓領長袍的男子走了過來，苾棠不用細看，就知道是韓從瑾，畢竟在一個宅子裏生活過幾年，對他的衣服、步態無比熟悉。

待到走得更近些，苾棠看清了他的臉，比起記憶中，他更年幼，面若傅粉，唇若塗朱，如同用黛筆描畫過的眉毛舒展平直，看起來神采飛揚。

苾棠看他是朝著自己的方向來的，轉身想要躲進院子，經歷了前世的事，她還沒有想好該如何面對他，更沒有想好如何才能退掉這門親事。這輩子，她不想再嫁人了，不管嫁給誰，有蕭昱霖在一旁虎視眈眈，不過是連累夫家罷了。

只是她剛邁開步子，就聽見韓從瑾遠遠地喚了一聲，「白姑娘。」

腳步一頓，苾棠不得不擠出個笑臉，「韓世子。」

韓從瑾不疾不徐地走到苾棠身前，看了眼一旁不停搬運著行李的內侍宮女，「聽說前兩天白姑娘生病了，如今可大好了？」

他站在那裏，風流俊俏，目露關切，可苾棠還是敏銳地從他的眼裏察覺到一絲厭煩。

韓從瑾厭惡自己？苾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前世她在這次秋狩上出醜之後，延平侯府確實提出了退親，後來被姨母給壓下去了。成親之後，她和韓從瑾雖然一直沒有圓房，可至少夫妻和睦、相敬如賓，在外人眼裏也是一對恩愛眷侶，有時

候受了婆母的磋磨，她委屈地向他哭訴，他還會買了新式的首飾來哄她。

兩人是自幼訂親，但是在這次秋狩之前，韓從瑾從未表露過對這門親事的不滿，難道這一切都是假象？

「已經好了，勞韓世子掛念，世子要不要進屋喝杯茶？」苾棠注意著韓從瑾的表情。

他立刻就拒絕了，「不了，白姑娘這裏還沒有收拾好，我就不打擾了，改日再來探望。」他一拱手，退後一步，轉身離去了。

苾棠有些傻眼，他如此敷衍，好像來和自己打個招呼不過是迫不得已做給別人看，他轉身離去時是那樣急切，生恐再慢上一步就會被自己留下似的，她前世是有多遲鈍，這麼明顯的厭惡都沒有看出來。

為什麼？他是侯府世子，她是侍郎嫡女，兩家門當戶對，她也從未做過什麼不合時宜的事，他為什麼厭惡自己？苾棠看著韓從瑾的背影越走越遠，忽又轉念一想，其實這樣也好，至少退親的話會很順利。

「棠棠才剛剛大好，怎麼站在這裏？」

一襲繡著祥雲紋的玉白色錦袍站在她面前，聲音溫和清朗，苾棠卻渾身一顫，一股冰寒之氣從心口傳來，這讓她再度想起了那個大雪的皇家別苑，冰冷的匕首一寸寸刺進了她身體的恐怖記憶……

蕭昱霖負手站在苾棠面前，她低著頭，他只能看見她柔軟的頭頂，還有她那緊緊絞在一起的白皙手指，她看起來很緊張，難道是韓從瑾剛才同她說了什麼？

「棠棠，妳到底生了什麼病，怎麼會昏迷了兩日呢？」沈皇后把她看得嚴，她住的坤寧宮偏殿他們四個皇子是不能隨意去的，他要想見她，除非是她自己從坤寧宮出來，可偏偏她病了的這幾日從未踏出過殿門。

苾棠用力掐了一下掌心，強迫自己鎮定下來，慢慢抬起頭，「多謝成王殿下垂問，我不過是風寒罷了，如今已經大好了。」

陽光從枝葉的縫隙中透下來，晃得她眼睛有些花。

蕭昱霖腳步一動，換了個位置，正好遮住了陽光，高大的身影將她嬌小的身子完全籠罩，這才發現她的臉色有些發白。他的眉頭皺了起來，「是不是還不舒服？我叫太醫來給妳看看，妳才剛好，這一路上勞累別是又犯病了。」

「不用不用。」苾棠連忙搖頭，「不用麻煩成王殿下了。」

她拒絕得太快，蕭昱霖的眼睛微微眯了起來，「棠棠病了一場，倒像是和我生分了……」他想到了什麼，嘴角突然噙起一抹笑意，眼神也變得幽遠，「我還記得棠棠小時候拉著我的衣袖喚表哥的樣子，從什麼時候起，棠棠再也不喚表哥了？」認真論起來，沈皇后是他的嫡母，小姑娘算是他的表妹。

「我只是有些累了，稍稍歇息一下就好了。」苾棠記得以前是這樣喚他，也是這樣喚其他三位皇子的，可後來她長大了，知道沈書遠和沈書嫣才是自己真正的表哥表姊，就不再叫了。

蕭昱霖點點頭，「棠棠大病初癒，確實不能在這太陽底下站著，走，我陪妳進去。」他說著話，抬腿就朝著院門邁去。

「哎——」苾棠剛想阻止他，就聽見有人喚了一聲——

「大哥。」

她回頭，只見蕭昱琛站在不遠處，修長挺拔的身子如青竹般筆直，一身玄色衣袍削弱了他的俊美，倒顯出幾分超越年齡的沉穩肅穆來，那衣袍袖口和袍角用銀線繡著花紋，在陽光下微微泛著冷光。

蕭昱琛沒有看苾棠，只望著蕭昱霖，「父皇叫我們過去商議明日秋狩之事，二哥和四弟好像已經去了，大哥要不要一起走？」

「那就一起過去吧。」蕭昱霖低頭看看苾棠的小臉，臉色似乎比剛才好了些，「棠棠趕緊進去，妳才剛剛大好，要多注意休息才是，明日要是感覺不舒服，就在屋裏歇著，別陪著玉靈去騎馬，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了，多謝成王殿下。」苾棠低著頭，暗暗希望蕭昱霖趕快離開。

蕭昱霖不放心地又看了她一眼，這才和蕭昱琛一起離去。

看著一黑一白兩個身影遠去，苾棠長長地舒了口氣，再不敢站在院門口，連忙進了屋子。

次日一早，苾棠剛剛起身，蕭玉靈就跑來了，她穿了一身梅紅色騎裝，嚷道：「棠棠，妳怎麼才起來，快點收拾，咱們去騎馬。」

苾棠昨晚沒有睡好，重生以來她一直儘量避免與蕭昱霖見面，可到了這行宮裏，還是免不了碰上他。只要一想到前世他和自己同歸於盡時雙目猩紅的樣子，她就渾身發寒，再加上前世她就是在今日出了醜，可她想來想去，都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麼著了道，心中難免不安，夜裏輾轉反側，過了亥時才勉強入睡。

蕭玉靈自顧自地把架子上搭著的一套湖綠色騎裝拿了過來，「來，棠棠，本公主親自服侍妳更衣。」

她們兩個自幼一起長大，可以說是最好的朋友了，苾棠一笑，也不客氣，繞到屏風後面，把身上的衣服解下來。

蕭玉靈拿著騎裝過來，搖頭歎道：「嘖嘖，每次看見妳更衣，我才知道什麼叫做冰肌玉骨，妳說說，妳這身細嫩的肌膚小時候坑了我多少次？」

苾棠一樂，「小時候的事，只有小氣鬼才會記到現在。」

小孩子難免淘氣，有時候她和蕭玉靈也會動起手來，打哭了還會去找大人告狀，她身上肌膚嬌嫩，蕭玉靈稍稍擰上一把就會留下個青紫的印子，看著特別嚇人，因此每次告狀的時候蕭玉靈都會被罰，而她因為「受傷嚴重」，總會得到補償安慰。

蕭玉靈笑著幫她穿好騎裝，「這湖綠色可真襯妳的肌膚，不對，應該說妳穿什麼顏色都好看。哎，棠棠，什麼時候我去妳家裏，見見妳的母親，讓我看看傳說中的沈家三姝到底有多像。」

皇后沈諾雲的父親是當朝首輔，她沒有出閣的時候，被稱為是國色天香的第一美人，後來她嫁入皇家，她的妹妹沈諾嵐漸漸長大，依舊是仙姿玉貌，與沈皇后十分相像，眾人紛紛猜測誰能娶到這位天仙，沒想到沈諾嵐十四歲的時候就匆忙嫁

人了，嫁的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寒門學子，生下了苾棠之後一直是深居簡出，都快要被人們遺忘了。

現在苾棠長到了十四歲，酷似沈皇后和其母，人們私下裏把這三人稱為沈家三姝，不過她們三個雖然容貌相似，氣質卻大相徑庭，沈諾雲孤傲冷豔，沈諾嵐溫婉淡雅，苾棠則是個嬌嬌軟軟的小姑娘。

苾棠點點頭，「哪天妳去了我家裏，我帶妳去見我母親，只是不要再說什麼沈家三姝了。」她明明姓白，眾人說沈家三姝不過是因為她外祖家權勢更重罷了，當年外祖還在世的時候就是當朝首輔，如今舅舅依舊是首輔，姨母更是一國皇后。「知道啦，快走吧。」蕭玉靈迫不及待地拉著苾棠出了門。

馬場裏有高大健壯的良駒，也有個頭稍矮的溫馴母馬，蕭玉靈和苾棠來的時候，狩獵的男子們早就走了，倒是有貴女們圍在一起，嘰嘰喳喳地不知道在討論什麼。蕭玉靈本想挑了馬就走，人群裏的蕭玉嫻卻朝著她們招招手，「快過來看，玉彤新得的落花流水手串，從未見過呢。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人群自動地給蕭玉靈讓開一條路，她拉著苾棠湊上前。

蕭玉彤手裏拿著一串水藍色的手鏈，塞到了苾棠的手裏，「白姑娘看看，這種手串妳見過沒有？」

「從未見過。」苾棠神色漠然地把手串還給蕭玉彤。

就是這所謂的落花流水手串，明明是蕭玉彤拿著，可前世她和蕭玉靈騎馬回來後，卻莫名其妙地從自己的身上翻了出來，眾人雖然被姨母壓著不敢亂說，私下裏卻對她指指點點，儼然把她當成了竊賊。這一世，她一定要離這個手串遠遠的。蕭玉嫻給蕭玉彤使個眼色，蕭玉彤想再次把手串塞到她手裏，奈何苾棠是負手而立，她只好轉手把手串遞給一旁好奇的蕭玉靈，「三妹妹，妳仔細看看，就知道這為什麼叫落花流水了。」

蕭玉靈接在手裏，「呀，果然新奇。」這手串似乎是水晶碧璽一類，水藍色晶瑩剔透，像是流水，最妙的是每顆圓珠裏面都有一片白米大小的粉色花瓣，也不知是如何弄進去的。

她翻來覆去地看了看，「這恐怕又是西榮的能工巧匠所製吧？」

「沒錯，就是西榮來的。」蕭玉彤得意地點了點頭，西榮的巧手工匠總能製出些特別的東西來，這落花流水在大齊可是頭一份。

貴女們圍著讚歎不已，蕭玉嫻見苾棠始終興致缺缺，笑道：「難得出來一趟，咱們還是去騎馬吧。」

大公主發了話，眾人都散開了，蕭玉靈親自給苾棠挑了匹溫順的小馬，她自己則是挑了高大的棕紅色大馬，不僅如此，她身上還背了弓箭。

兩人並轡而行，男子們狩獵都去了密林深處，她們則是在林子邊上轉轉就行了，苾棠不會射箭，蕭玉靈最多獵個小兔子什麼的。

「哎呀，我的衣服怎麼綻開線了！」蕭玉靈突然發現自己身上的騎裝腰線竟然裂開了一些，動作稍大一點的話，都能看見中衣了，「真是的，我手下的宮女竟然如此粗心大意，棠棠，妳等著我，我快馬回去換身衣服，馬上就回來。」

她說完話，雙腿一夾，馬鞭一甩，駿馬飛馳而去。

苾棠歎了口氣，和前世一樣，又剩下她一個人了，好在剛才她已經悄悄檢查過，蕭玉彤的手串並沒有在自己身上。她翻身下馬，牽著韁繩緩緩走著，雖然這馬溫順，她也不敢一個人騎，生恐有什麼東西突然跳出來驚嚇到牠，牠會馱著自己飛奔起來。

正這麼想著，就真的有人突然跳了出來，莽撞地碰到苾棠身上，苾棠差點被她撞倒，那人慌忙扶了她一把，連禮都沒施，就一溜煙地跑了。

苾棠看她穿著宮女衣飾，很快地遠去，她搖搖頭，也不知道哪裏的宮女，竟然如此不知禮數，可能是新入宮的。

突然，她想到了什麼，臉色一變，在自己身上摸了一通，果然把那串落花流水翻了出來。

「原來，我是這麼著了道的。」苾棠喃喃地說了一句，前世她都不記得有人撞了自己，要不是這次一直小心提防著，恐怕她還想不到這上面來呢。

左右看看無人，苾棠把手串藏在袖中，翻身上馬，朝著密林中而去，她記得進去沒多遠，有一處陡坡，下面都是灌木雜草，要是把手串扔到那裏，保管蕭玉彤一輩子都找不到。

陡坡處空無一人，苾棠下了馬，走到邊緣朝著下方看了看，蓬草叢生。

「哼，妳這麼珍愛這手串，要是再也找不到，肯定會心痛得要死吧？」苾棠把那落花流水手串捏在手裏看了看，抬手就朝著陡坡下一揚。

驀地，斜後方裏伸出一隻修長有力的大手，將她的手和那珠串一起握住了。

苾棠的心險些跳出胸膛，一瞬間，她又想起了前世被人指指點點，私下裏議論成竊賊的情形，臉色頓時慘白，眼眶一紅，脫口而出，「這不是我偷的！」

她喊了一句，扭頭一看，來人是蕭昱琛。

他身姿挺拔俊逸，俊美的臉龐此刻有些陰沉，黑漆漆的眸子盯著她的眼睛。

苾棠的小臉更白了幾分，眼眶越發紅了，她用力眨眨眼，把湧上來的淚水憋了回去，黑白分明的眼睛裏蒙上一層水氣，嫣紅的唇瓣抿了抿，低聲道：「這真的不是我偷的。」

蕭昱琛看她委屈得快要哭出來的樣子，把她的手拉下來，掰開那細白的手指，從她手心把那串水藍色手串拿了過來，指腹上的薄繭在她柔膩的掌心擦過，帶起一陣酥癢。

「這手串是怎麼回事？」他剛才聽到了她的自言自語，這手串不是她的，她還說扔了會讓那人心痛。

「這手串是二公主的。」苾棠小心地覷了一眼他的臉色，見沒什麼變化，便把蕭玉彤讓眾人看手串，和這手串怎麼到了自己身上的事講了一遍，她不敢瞞他，蕭昱琛歷來心細，再說等會兒回去，蕭玉彤丟了手串的事定然會鬧出來，他是早晚會知道的。

「那個撞了妳的人是個宮女？」

他的聲音低沉，聽著讓人莫名地心安，苾棠點點頭，「我沒見過她，不過她穿的

是宮女衣飾。對了，她扶我的時候，我看見她左手的手背上有一道傷疤。」

「多大的傷疤？在什麼位置、什麼形狀的？」他的手伸到了她的面前，五指平展，手背朝上。

苾棠呆呆地看著他的手，骨節分明，手指修長，每一根指頭都直直的，真是一隻漂亮的手。她看了會兒，茫然地抬頭看他，卻發現蕭昱琛正盯著她，那漆黑的瞳仁裏有她小小的身影。

「什麼樣子的傷疤，看清楚了嗎？」他又耐心地問了一遍，見苾棠白嫩的臉頰上泛起粉紅，又羞又惱地低下頭去，他看著她烏黑柔軟的頭頂，黑眸中飛快地閃過一絲笑意。

苾棠懊惱得真想尋個地縫鑽進去，他是讓她比劃一下那個傷疤，她卻傻乎乎地盯著他的手看了半天！見修長如玉的大手伸在她面前，一動不動，她悄悄吸了口氣，「是個柳葉形的傷疤，大約兩指寬。」

她的食指在他的手背上輕輕劃了一下，明明那手指細嫩如新剝春筍，卻讓他的身體不由得緊繃，另一隻手緊緊地握了起來。

「這件事妳不用管了，就當作什麼都不知道。」他若無其事地把手串收起來，見苾棠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，安慰道：「放心，不會牽扯到妳的。」

苾棠自然信他，從小到大，他就是個言出必行的人，她抬起頭看著他，「謝謝肅王殿下幫我，還有，讓殿下跪在我床前的事，我……我想向殿下賠罪，乞蒙見恕，要是有什麼我能做的，我願意補償殿下。」

一個堂堂皇子跪在她的床前，不用想都知道他有多氣憤難堪，今日他出手相助而不是落井下石，足以證實他是個胸懷寬廣之人，將來就算做了皇帝，肯定不會故意為難姨母，若是她能再補償一二，就更好了。

「補償嗎……」他微微眯起眼睛，「倒是有件事需要妳幫忙，不過現在不方便，等回去再說吧。」

苾棠還想再說什麼，林子外面卻傳來了蕭玉靈的呼喚聲。

蕭昱琛下巴點了點，「去吧。」

苾棠牽上自己的馬，朝著林子外走去，走了十幾步，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，蕭昱琛仍然站在那裏，長身玉立，龍章鳳姿，朝她擺了擺手，苾棠轉過頭，騎上自己的小矮馬，朝著蕭玉靈而去。

「棠棠，妳跑到哪兒去了，我回來沒看見妳嚇了一跳。」蕭玉靈見苾棠慢悠悠地騎著馬過來，縱馬躍到她身邊。

「我沒走遠，就在這附近溜達呢。」她打量一眼蕭玉靈，見她換了身藤黃色騎裝，點點頭，「這件也好看。不過，服侍妳的宮女是怎麼回事，腰上那麼大個口子都沒看見，幸虧只有咱們兩個，要是有人，妳可就出醜了。阿靈，這件事妳回去了可得問清楚。」

倒不是她非要為難宮女，只是今日之事顯然是蕭玉彤想要害自己，而蕭玉靈這衣服破得太過蹊蹺，堂堂一國公主，身邊的人怎麼可能如此不經心，她懷疑那做了手腳的宮女很可能是被蕭玉彤收買了。

「放心吧，我沒那麼糊塗，出了這麼大的紕漏，肯定要查清楚的。」蕭玉靈笑道：「好了，走，看本公主給妳露兩手。」

苾棠笑道：「好啊，我就等著看阿靈獵小兔子。」

危機已經解除，今世她不會再被人指指點點地視為竊賊，而蕭昱琛又願意接受她的賠罪，苾棠心情大好，韁繩輕輕一抖，身下的矮馬小步跑了起來。

蕭玉靈縱馬追了上來，「哈哈，可不要小瞧我哦，我不只會獵兔子的！」

第三章 手串在誰身上

快近晌午，蕭玉靈帶著她獵到的一隻灰色野兔，和苾棠一起回到了行宮。

一回來，就發現貴女們圍在一處，氣氛好像有些奇怪。

蕭玉彤著急地朝兩人招招手，「三妹妹，白姑娘，妳們有沒有看見我的落花流水手串啊？」

「那個手串？」蕭玉靈搖搖頭，「沒看見，不是妳自己戴著的嗎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，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見了。」蕭玉彤跺腳，「白姑娘，是不是妳拿走了？」

苾棠還沒說話，蕭玉靈就不滿地道：「妳什麼意思？妳是想說棠棠偷走了妳的手串？棠棠一直和我在一起，怎麼可能會去偷妳的手串，妳好好找找，也許是掉在哪裏了。」

「二妹妹別急，三妹妹也別氣。」蕭玉嫻柔聲細語地勸道：「那手串是二妹妹的心愛之物，二妹妹才剛得了不久，突然不見了難免心急，估計是掉在馬場附近了，可找了一圈也沒有找到，應該是被誰撿走了。再說，三妹妹當真和白姑娘一直在一起，沒有分開嗎？」

「我——」蕭玉靈被問住了，她中間確實離開了一段時間。

苾棠笑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，怎麼就揪住我不放了，難道我臉上寫了小偷兩個字嗎？這裏這麼多人，為什麼單單我要證實自己一直和別人在一起？還是剛才妳們已經討論過，我是最可疑的人？」

「對呀，妳們幹麼揪著棠棠不放，要是需要自證清白的話，在場的每個人都得說清楚自己剛才在哪裏！」蕭玉靈掃了一眼蕭玉嫻和蕭玉彤。

蕭玉彤冷哼一聲，「沒錯！在場的每個人都有嫌疑，白姑娘敢不敢讓我搜搜看？」

苾棠微微一笑，看來蕭玉彤十分肯定那手串藏在自己身上。前世她被蕭玉彤一激，急著證明自己的清白，第一個就讓蕭玉彤搜身，結果當場從她身上翻出了那串落花流水。不過，現在即便她知道自己身上沒有那手串，也不願意就這麼讓別人搜身。

她掃了一眼津津有味看熱鬧的貴女們，「凡事都有個先來後到，我和三公主是最後來的，就算要搜身也得排到後面吧。」

蕭玉嫻剛要阻止，蕭玉彤已經大聲說：「好，那就先搜別人，最後再搜白姑娘好了！」

她信心滿滿，就算白苾棠排到最後，今天也肯定跑不了，只會讓平白陪著她一起被搜身的貴女們更生氣，到時候從她身上搜出手串，恐怕沈皇后想壓都壓不住。

蕭玉嫻不贊同地看了一眼蕭玉彤，在場貴女們的父兄都是有頭有臉的朝臣，平時都是嬌養著的，就算她們是公主，這些貴女們也必然不願意被搜身。本來說好了只搜蕊棠一個就行，現在倒變成騎虎難下了。

果然，貴女中有人開口了，「二公主的東西丟了，我們都很著急，我也願意幫著公主尋找，可是卻沒有讓宮女、嬪嬪搜身的道理。」

「本公主親、自、搜，可以吧？」蕭玉彤大步走到那說話的貴女面前，沉著臉瞪著她。

「自、自然是可以的。」那貴女屈身行了一禮，張開了雙臂。當今聖上是個慈父，對膝下的七個子女很是愛護，她並不敢跟二公主起衝突。

蕭玉彤隨意地在她身上拍了拍，不過是做個樣子罷了，她也知道那手串沒在這人身，「好了，下一個。」

二公主親自動手，眾貴女敢怒不敢言，挨個讓她搜了一遍，好在那手串不是太小的東西，現在的衣衫又輕薄，只要把身上能藏東西的地方摸一摸，就能知道有沒有，不用把衣服都脫掉。

「好了，都搜過了，該白姑娘了。」蕭玉彤累得臉都紅了，好不容易把眾貴女都搜了一遍，終於輪到蕊棠了。

蕊棠看了看蕭玉彤興奮的樣子，笑道：「雖然不該說，但是，這不是還有大公主和二公主妳自己嘛，沒準兒那手串就是妳自己放在身上，只是妳忘記了呢。」

她真想不通蕭玉彤為什麼要害自己，她小時候和蕭玉靈倒是常常動手打起來，對大公主和二公主向來都是客氣疏離的，長大了之後更是井水不犯河水，真不知道二公主是抽了什麼風，非要給自己頭上安個竊賊的名頭。

不過，就算免不了搜身，她也得讓這個害人的二公主陪著。

折騰了這麼長的時間，眼看著蕊棠就要出醜，蕭玉彤幾乎急不可耐，道：「好，我和大姊姊互相搜一下好了。」

蕭玉嫻眉頭一皺，她們可是堂堂公主，怎麼能當眾被搜身呢？可蕭玉彤的話說得太快，她沒來得及阻止。

蕭玉靈已經接到了蕊棠的眼神，靠了過來，「大姊姊和二姊姊就由我來搜好了，也公平一些。」

「好，那妳來搜吧。」

蕭玉彤主動張開手臂，蕭玉靈在她身上細細摸了一遍，「沒有。」

眾目睽睽之下，蕭玉嫻只好站起來，她心中很是不滿，明明很簡單的一件事，讓蕭玉彤這個蠢貨搞成現在這個樣子，把眾貴女都得罪了不說，連自己也要被搜身。不過，眾貴女和蕭玉彤都被搜過了，她也只好做做樣子。

蕭玉靈在她身上摸了一遍，突然「咦」了一聲，摸出了一條手串來，仔細一看，赫然就是蕭玉彤丟失的那串落花流水。

「這手串怎麼在妳身上，不是應該在白——」

蕭玉彤及時住了嘴，可她話裏的意思再明顯不過，在場的貴女哪有人是傻子，都明白了今天這齣戲是怎麼回事，雖然不敢明著議論公主，彼此卻交換著心領神會

的眼神。

蕭玉靈捏著那手串，看看蕭玉嫻，又看看蕭玉彤，氣哼哼地把手串塞到了蕭玉彤手裏，回到苾棠身邊，握住了她的手。

苾棠頗有些震驚，看蕭昱琛選擇把手串放在蕭玉嫻身上，那個撞了自己的宮女應該是蕭玉嫻安排的人，可能這整件事就是蕭玉嫻策劃的，她還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麼時候把大公主和二公主都給得罪了，讓她們專門安排了這麼一齣戲來對付自己。

整個花廳裏一片死寂，蕭玉嫻的臉漲得通紅，饒是她平時自詡心機深沉，比二妹那個蠢貨和三妹那個傻子聰明了不知道多少倍，此時也傻了眼，她完全沒搞明白，這手串什麼時候又跑回到自己身上？

「大公主貴人多忘事，估計事情一多，忙亂起來就忘了這手串的事了吧。」國子監祭酒家的嫡女喬慕柔輕聲說道，「好在這手串終於找到了，二公主也不用著急了。」

蕭玉嫻悄悄深吸一口氣，擠了個笑臉出來，「妳看看我，真是糊塗了，這手串我是在馬場那裏撿到的，本想著回來還給二妹妹，結果去了趟父皇那裏，回來又惦記著有沒有人狩獵受傷的，結果就把這件事給忘了，二妹妹，妳不會怪我吧？」

「不怪不怪。」蕭玉彤搖頭，眼前發生的事已經讓她糊塗了，明明說好了今天是要整苾棠的，怎麼最後變成蕭玉嫻出醜了？

蕭玉彤本想把這件事鬧得越大越好，她親自動手搜了貴女們的身，也是為了讓苾棠處境更加艱難，沒想到最後是這樣的結果，到了現在，這件事已經不可能遮掩得住了。

很快，蕭玉嫻和蕭玉彤就被建元帝叫了過去。

「父皇……」蕭玉彤一看父皇的臉色就知道他生氣了，平時他可是極慈愛的，對他們這七個兒女很少板著臉，只要不是太荒唐的要求，他都會滿足他們。

蕭玉彤撲過去跪倒在建元帝前，扯著他的袖子，小聲地說：「父皇，兒臣知錯了。」

蕭玉嫻有些做不來那個撒嬌的樣子，卻也跪了下來，「父皇。」

建元帝面沉如水，用食指在蕭玉彤的額頭上點了幾下，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，

「妳說說妳們兩個是什麼人，妳們可是堂堂一國公主，這大齊朝的女子比妳們尊貴的能有幾個？妳們想要什麼沒有，怎麼就非要整這麼上不得檯面的事？」

「父皇——」蕭玉彤委屈地抬起頭，「兒臣只是想開個玩笑罷了。」

「還狡辯！」建元帝橫了她一眼，「開個玩笑，妳把那麼多貴女都給搜身了？那些可都是當朝重臣家的嫡女！就算她們當面不敢說，私下裏肯定會議論妳們兩個。妳們說說，今天為什麼非要和白家丫頭過不去？」

「兒臣、兒臣就是看不慣她！」蕭玉彤嘟著嘴。

蕭玉嫻低著頭，「兒臣是有些嫉妒她，覺得她好像比兒臣還像個公主。」

父皇雖然慈愛，她卻不敢在他面前撒謊，今日的事瞞不過，必須得有個藉口。

建元帝扶額，無奈地看著兩個女兒，「妳們可真是，白家丫頭的父親不過是個三品侍郎，妳們的父親可是一國之君，妳們嫉妒她做什麼？將來她嫁到延平侯府，

不過是個世子夫人，最大也就是個侯爺夫人，妳們就算嫁人了也仍是一國公主，她能和妳們比嗎？」

建元帝歎了口氣，「朕有四個妃子，都有自己的孩子，唯獨皇后膝下空虛，是朕虧待了她，她把白家丫頭看成女兒，在朕的眼裏，那丫頭也跟女兒差不多，妳們都是自幼一起長大的姊妹，就算性格合不來，離得遠些就是，萬不可再弄出這樣的事來，有失體統。」

蕭玉嫻、蕭玉彤齊聲答道：「是，兒臣知道了。」

建元帝訓完兩位公主，又派人給當天被搜身的貴女們每人賞賜了一盒宮花，當然是以皇后的名義賞賜下去的，給苾棠的額外多了一盒寶石，碧璽、珍珠都有。他雖然沒有查到苾棠是如何扭轉局面的，但這也改變不了兩個女兒想要害她的事實。蕭玉嫻悶悶不樂地回到自己的住處，不久，喬慕柔過來了。

「表姊，妳別生氣了，皇上既然給大家都賞賜了宮花，就算是安撫了，不會有人這麼沒眼色把這件事到處亂說的。」

「真是氣死我了！」蕭玉嫻沉著臉，「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是怎麼回事，只是好心想幫著二妹妹把心愛的手串找到而已，結果那手串竟然跑到我身上來了，這下可好，倒成了我害人不成反害己了，都怪二妹妹，胡言亂語，自己蠢不說，把我也給拉下水了。」

喬慕柔眼睛眨了眨，「沒事，大家又不是瞎子，都看見了表姊一心想幫二公主找手串，要真是表姊藏起來的，又怎麼可能讓三公主搜身呢，顯然表姊是問心無愧，只是被人算計了而已。」

「還是妳明白！」蕭玉嫻心情稍好了些，沒錯，她要是做賊心虛，又怎麼會讓人搜身呢？

正說著，蕭昱霖進來了，他龍行虎步，玉白色的袍角帶起了一陣風。

喬慕柔屈身施禮，「成王殿下。」她雖然是他的表妹，可蕭昱霖不喜歡她喚表哥，此刻他明顯心情不好，她更加不敢招他厭煩。

蕭昱霖俊臉陰沉，「我說過，不要找她的麻煩。」他這妹妹自幼就不喜歡苾棠，常常唆使蕭玉彤給她添麻煩，只是那個傻丫頭有時候根本沒有察覺罷了。

「今天出醜的人可是我！」蕭玉嫻不滿地低喊一聲。

明明她才是他的親妹妹，可他總是向著白苾棠。

「那是妳自討苦吃。記住我的話，不要再去招惹她！」蕭昱霖瞥了她一眼，大步離去。

蕭玉嫻氣得一把抓起桌上的茶杯，用力摔在地上，「偏心，到底誰才是你的妹妹！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喜歡——」她看了一眼喬慕柔，嘴巴及時閉上了。

喬慕柔心中一陣酸疼，臉上卻掛著笑，示意宮女把茶杯的碎片打掃乾淨。

「哼，一盒破石頭就想把這件事遮掩過去了？」沈皇后把那盒寶石重重地放在桌上。

苾棠好不容易勸住姨母不要去找大公主和二公主的麻煩，畢竟那兩個是公主，她

並不想把事情鬧大，使得彼此的矛盾越來越深，反正她們已經當眾出醜受到教訓了，再說皇上擺出安撫的態度，可以了。

眼見著姨母的怒火又冒起來，她忙把那盒寶石抱在懷裏，「不是破石頭，這可都是值錢的寶貝。」

沈皇后被她氣笑了，「臭丫頭，妳手裏的寶貝有多少，就看上這點兒了？」

「寶貝這種東西，自然是多多益善嘛。」苾棠抱著沈皇后的胳膊蹭了蹭，「姨母，別氣了，您不知道，您長得這麼好看，生氣的時候也有一種別樣的美麗，我這小心肝啊，撲通撲通的，真是受不了呢。」

旁邊服侍的張嬪嬪低聲地笑了起來，沈皇后也笑了，捏了捏她的臉頰，「這張小嘴，我才是受不了呢。罷了，這次就聽棠棠的，饒過她們一次，要是還有下次，我可不能這麼客氣了。不過，棠棠是怎麼把那手串放到蕭玉嫻身上的？」

苾棠本就希望姨母和蕭昱琛能緩和關係，這次蕭昱琛幫了自己這麼大的忙，自然毫不保留地把事情經過講了一遍。

「姨母，您看，肅王殿下是個胸懷大度之人，將來……前途又是不可限量，姨母要好好和德妃娘娘、肅王殿下相處才是啊。」

「棠棠！」沈皇后的臉沉了下來，「我說過，離蕭昱琛遠一些！他和他那母妃都是心機深沉、手段毒辣之人，棠棠這樣單純，怎麼可能是他們的對手，保不准什麼時候就被他們坑害了。再說，他幫助棠棠，未必就是無私，興許他是想借助妳搭上妳舅舅的勢力呢，同時還能打壓蕭昱霖，畢竟那蕭玉嫻可是蕭昱霖的胞妹。棠棠，這些皇子們大了，個個都有自己的心思，棠棠可不能上當。」

「姨母，肅王殿下他真的——」苾棠還想再努力一下。

「妳是聽姨母的，還是聽蕭昱琛的？」

「我、我聽姨母的……」眼見姨母是真的生氣了，苾棠不敢再說。

沈皇后不忍心她難過，摸了摸她的頭，「等這次狩獵結束，如果蕭昱琛真的如妳所說，我會考慮的。」要是蕭昱琛真的獵到了白虎，那她可得弄明白自己的寶貝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怎麼會有了前世的記憶？還不知道這對棠棠來說是福是禍，一定要慎重對待。

「嗯，一定會的。」她記得就是在明日，蕭昱琛會獵到一頭罕見的白虎。

次日，苾棠依舊和蕭玉靈去騎馬，這次她們沒去林子裏狩獵，而是去了行宮西邊的平緩草地，大多數貴女都像苾棠這樣，能騎馬但是技藝不精，也不會射箭，都在這裏消閒。

苾棠四處看看，沒看見蕭玉嫻和蕭玉彤。

兩人騎著馬在草地上溜達了幾圈，遠遠兩匹馬直直地朝著她們飛馳而來，離得近了，才看清馬上竟然是蕭玉彤和延平侯世子韓從瑾。

兩匹馬轉眼就到了跟前，蕭玉彤笑容滿面，招呼道：「三妹妹、白姑娘，這位是韓世子。」她說完，看看苾棠，又故作恍然大悟的樣子，「哎呀，看我這腦子，

想必白姑娘也是認識韓世子的。韓世子的騎術很好，經過他這一上午的指點，我覺得我的騎術也有所進步呢，韓世子，你說呢？」

韓從瑾玉面緊繃，看不出一絲笑意，恭謹地答道：「二公主天資聰穎，並非在下的指點之功。」

這些皇子、公主沒有一個是他惹得起的，二公主讓他陪著騎馬，不管願不願意，他也只能從命。

蕭玉彤笑吟吟地看著苾棠，「白姑娘，我讓韓世子教我騎馬，妳不會生氣吧？」昨天聽了父皇教訓的話，她突然就開竅了，自己可是公主，不管苾棠在皇后那裏如何受寵，她也不過是個三品侍郎家的女兒，想要給她添堵，明著來就行。

苾棠和韓從瑾自幼訂親，她不知道暗地裏難過傷心了多久，現在想想，自己真是糊塗，堂堂公主竟然如此窩囊，喜歡韓從瑾，光明正大地讓他隨侍左右就行了，苾棠又能怎麼樣？要是能讓苾棠和韓從瑾心生嫌隙，兩人鬧起彆扭來，把那該死的婚事退了，那就更完美了。

苾棠沒有理會蕭玉彤的挑釁，淡淡地說：「二公主說笑了，我有什麼好氣的。」她看得清楚，韓從瑾根本是不情願的，再說，她已經打定了主意要想辦法退親，對於韓從瑾和蕭玉彤之間如何，她並不在意。

她神色淡然，蕭玉彤卻認定了她肯定是心中滴血，強顏歡笑，越發心情舒暢，手中的馬鞭一揮，「那就太好了，我繼續讓韓世子教我騎馬了。」

蕭玉靈已經看出來端倪，「二姊姊想騎馬，我教妳好了。」

蕭玉彤搖搖頭，「不是我看不起三妹妹，只是三妹妹那騎術和韓世子比起來，我還是更信任韓世子，韓世子在父皇的金吾衛當值，身手可不是三妹妹能比的。」她扭頭看向韓從瑾，馬鞭一指遠處的山，「韓世子，咱們就跑到那山腳，你看如何？」

韓從瑾點點頭，「公主請。」

兩匹馬飛馳而去，蕭玉靈看看苾棠，難過地說道：「棠棠，妳別介意，韓世子是被二姊姊逼迫的，他肯定也不想這樣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不介意的。」苾棠看看遠處兩人的身影，蕭玉彤一直和自己不對盤，難道就是因為韓從瑾，還是她今天才突發奇想？

蕭玉靈見她盯著兩人的背影有些走神，更覺得她有苦難言，安慰道：「棠棠，要不妳和韓世子早點成親吧，只要成了親，日子肯定無比甜蜜。」

她看的話本子裏，只要一成親故事就圓滿結局了，兩個人從此過上了幸福快樂的生活。

成親？苾棠不由得想起了前世成親後的日子，一點兒都不甜蜜，遠沒有做姑娘時自在，還有個愛磋磨人的婆母，今世她再也不嫁人了，就陪著姨母和母親過一輩子。

「棠棠，妳別氣餒啊。」蕭玉靈見她嘴角的笑容帶著一絲苦澀，心中大急，連忙安慰，「妳這麼好看，韓世子肯定是喜歡妳的，除非他眼睛瞎了才會看上別人，放心吧，二姊姊連妳的一根指頭都比不上。」

「別瞎說。」苾棠笑著推了她的胳膊一下，「別管他們了，咱們繼續玩咱們的。」她不知道韓從瑾喜歡誰，反正他不喜歡自己，正好，這親事能順利退掉。眼下她最關心的是，蕭昱琛等會兒得要把白虎獵回來，這樣姨母才能相信自己說的話。她要好好想想，接下來的這幾年都發生了什麼大事，好讓姨母提前做個準備，甚至有些朝堂上的大事，要是能想起來的話，她也可以給舅舅透個口風。

她不想理會蕭玉彤和韓從瑾，蕭玉彤卻偏偏想要刺她的心。

兩人騎馬到了山腳，她又和韓從瑾一起回來，刻意到苾棠眼前晃悠，「白姑娘，韓世子的騎術真是好呢，人又親和又有耐心，不知道韓世子有沒有教過白姑娘騎馬？」

苾棠對她這肆無忌憚的挑釁頗為無語，「沒有，我的騎術是三公主教的。」

「哎呀，怎麼會？」蕭玉彤故作驚訝地睜大眼睛，扭頭看著韓從瑾，「難道我是韓世子教過的第一人？」

韓從瑾嘴角輕輕抿了一下，面無表情地答道：「在下才疏學淺，不敢指點別人。」

蕭玉彤笑道：「韓世子不要妄自菲薄嘛，今天有了韓世子的指點，我可是獲益匪淺呢。」

蕭玉靈看得火大，一拉苾棠，「棠棠，好像哥哥們都回來了，咱們過去看看，興許他們獵到了什麼稀罕的東西呢。」

苾棠眼睛一亮，「好啊，走。」

她得趕快去看看蕭昱琛是否有獵到白虎，這事兒才是她最關心的。

兩人打馬而去，韓從瑾的眼中閃過一絲恨意，她果然和這些皇子們不清不白，一聽人家回來了，就迫不及待地要趕過去。

蕭玉彤眼睛一轉，「韓世子，咱們也過去看看。」

四個人前後到了林子這邊，果然已經有好多人都出來了，苾棠在人群中搜尋著蕭昱琛的身影，找了半天也沒看到，她眼巴巴地看著林子，興許等會兒他就帶著白虎出來了。

韓從瑾見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期待地掃來掃去，那纖長的睫毛偶爾忽閃一下，在她白皙柔嫩的臉上留下一小片陰影，心中怒氣更甚，她到底在找誰，看起來就像是翹首以盼，等待夫君歸來的婦人一樣，而自己就在她旁邊，她卻看都不看一眼！

苾棠焦急地等著蕭昱琛出現，好不容易看見他帶著幾個親兵出現在林子邊，同時出來的還有蕭昱霖，可是無論她怎麼看，也沒有見到白虎。

怎麼回事，難道是自己記錯了日子？不會呀，她記得十分清楚，蕭昱琛獵到白虎就是在自己出醜的第二天，當時可是解了自己難堪的處境，這件事於她有特別的意義，她怎麼可能記錯呢？

苾棠的眉頭皺了起來，也許兩世並不會完全一樣，畢竟像這一世她就沒有被誣陷成竊賊，反而是蕭玉嫻比較倒楣，但是蕭玉彤丟失手串的事卻沒變。這麼一想，她又安心了，估計蕭昱琛會獵到白虎的，今天沒有，明天、後天也就有了，好在她也沒有跟姨母說確切的日子，只要再安心等兩天就好了。

韓從瑾一直暗中觀察著苾棠的神色，見蕭昱琛和蕭昱霖出來之後，她目露失望之色，他有些疑惑，按理說，四個皇子中這兩個是最出色的，她就算喜歡，應該也是這兩人中的一個，難道她喜歡二皇子慶王？不可能，二皇子喜歡吃喝玩樂，是個放蕩肥胖之人，她再怎麼也不可能喜歡他。

也許她喜歡的是四皇子？這麼一想，韓從瑾覺得很有可能。四皇子懷王和自己同齡，今年剛封的王，是四個皇子中年齡同她最接近的，應該平時和她走得也最近吧？

韓從瑾注意著苾棠，蕭玉彤卻在悄悄看他，看了一會兒，她突然發現韓從瑾和苾棠雖然自幼訂親，但並不是她原來想的那樣親密，兩人一點兒含情脈脈的樣子都沒有。她高興得差點跳起來，要是這樣的話，自己還有機會呀，一定要想辦法把他們兩個拆散才是！

苾棠絲毫沒有察覺到身邊的風起雲湧，她暗暗數著這次秋狩還剩多少天，期待著蕭昱琛獵到白虎的那一刻。

只是她萬萬沒想到，直到秋狩結束，蕭昱琛每日獵回來的都是些豺、豹之類常見的獵物，那傳說中十分罕見的白虎，根本連個鬼影子都沒見著。

秋狩結束後，浩浩蕩蕩的一隊人回到了皇宮。

苾棠洗漱過，換了身衣服，就被沈皇后叫了過去。

沈皇后斜倚在軟榻上，微微閉著眼睛，陽光透過菱花窗落在她臉上，坐了半天的馬車，她似乎有些累了，手裏握著一柄畫了嬌豔牡丹的團扇，卻沒有搨動，扇子上墜著紫色的流蘇和她的手腕挨著，更襯得那一截雪腕如最上等的羊脂玉一般細膩淨白。

聽到苾棠的腳步聲，她睜開眼睛，笑著招招手，「來，棠棠。」

苾棠坐到她身邊，從她手裏抽走團扇，輕輕給她打扇，「姨母，我……」

她不知道該怎麼解釋，蕭昱琛竟然沒有獵到白虎，這件事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也使得她產生了懷疑。如果前世發生的事未必會發生，那蕭昱琛最後能不能做皇帝也不一定了。

沈皇后笑道：「棠棠病了的那兩日一直昏迷著，想必是顛倒亂夢，再加上身子虛弱，難免分不清是夢是真。既然好了，那些噩夢就忘了吧，以後再不可對別人提起。」

她其實很是慶幸，如果苾棠真的說對了，她反倒不知該如何是好，生恐這對於苾棠來說不是好事，或者會有損她的福壽也不一定，尤其她夢見蕭昱琛做了皇帝，這事不能隨便對人說起，免得被有心人利用了。

苾棠點點頭，「我知道了，姨母放心。」重生這件事太過詭異，她也就敢隱約同姨母一提，既然前世的事都做不得準，她也不打算再提。